



# 卷三十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注  
 卷 卷三十九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文選卷第一

### 梁昭明太子選

詹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唐李善注

李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 兩都賦

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 賦序

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頌太子右率府錄事參軍書尚書學士南宮書侍郎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李重刊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彦昇奉答七夕詩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一首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既渠已而覺秦至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爲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爲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遂受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我史記曰我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東得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百里奚於死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迎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寔救於宋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及臣友寔叔賢而此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寔叔以爲上大夫來邠豹公孫支於晉左氏傳曰晉郤缺至邠豹奔

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史記曰秦用由余繆伐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

疆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

千里至今治疆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卞封鞅爲列侯号商君



剛切五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取上

郡南取漢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王

十年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

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王納上郡此云惠文王吳此誤也

又曰武王王少張儀死武王謂前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州

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

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包九夷制鄢郢

楚二勝也蓋秦東據成皇之險割膏腴之壤

遂散六國之從八國韓魏燕趙齊楚也使之西向事

秦功施到今魏齊楚皆實從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

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

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辛戎為華陽君魏冉

為相國迫唯談秦昭王言穰侯推重諸侯昭王乃免相

國逐華陽疆公室杜私閉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君關外淮南子曰蠶食天下高誘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

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

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

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隋之寶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

之劍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乘織離之馬建翠鳳

之旗樹靈鑿徒河之鼓孫即曰織離蒲梢皆馬名鄭此

數寶者秦不生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



之女不充後庭駿良駛決驥啼不實外廐周書曰正北廐以駛驥為獻

廣雅曰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

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陳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

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

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說文曰宛珠飾簪也徐廣曰齊之

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以別之他皆類此而

隨俗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開雅變化而能隨

也夫擊瓿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

也說文曰瓿汲瓶也於貢切說文曰鄭衛祭間韶虞武也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在甫友切鄭衛祭間韶虞武

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

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棄叩缶擊瓿

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

觀而已矣高誘曰春秋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

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

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白



首以資敵國郭象莊子注曰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裏足不交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  
糧者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於秦可寶者多至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  
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  
得也

###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  
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  
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

有曲臺殿如淳曰衡猶欄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懸衡天下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

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

路張耳陳勝連從子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史記

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

言相引以為援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

北河之外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上覆飛鳥下不

見伏兔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闔城不休救兵不至死

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鄭玄注曰

行何則疆趙青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不韋所殺

之河間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六齊望於惠

王天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魯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太子為王言六帝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右漢書曰文帝不保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閔元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間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邛為膠西王祥光為濟南王也

**城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與居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

**二郡謂城陽章** 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與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

**二淮南** 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

**之心思墳墓** 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執上

**乃立厲王三子** 安為淮南王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

**救為衡山王賜為廬江主**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

**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憤不能為

**救也** 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胡馬遂

**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蘇林曰青陽水名也

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

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

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

**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

**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

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

下而助於趙然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

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天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

為吳人輔當為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

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

**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



歸義愚名善曰底與祗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无敢自進於前漢書王

莽傳曰遊者為之談說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

則無國而不可奸善曰爾雅曰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皆准千里

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

王之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願大王

無忽察聽其至善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臣聞執鳥至鳥累百不

如一鷄孟康曰鷄大鷄也如淳曰鷄鳥比諸侯鷄比天子夫全趙之時趙未分之時

應劭曰後分為三武勇鼎上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袷服曰

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不能止幽王之湛患韋昭曰高

友也呂后殺之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

厲王之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議不

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

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故願大王審書需

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瓚以

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

東德儀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

褒邾儀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

壤子三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早薨

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



晉書注以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善

璋為諱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與居

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

平等勸王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也先帝文帝也

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帝客臣

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

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過計於朝過誤也則

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

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

步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

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

大破張曼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以三其城陸擊則項

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

曰言國家不可願大王熟察之

庶幾得之也獄中上書冒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

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

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

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

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

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曰蘇林



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曰盡其計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張晏曰左願王知之

敢斥王也訊考三曰問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刑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也別其右足

相始皇崩胡亥立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斯具五刑者也

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

大王察主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

後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

之華浮之江中應劭曰取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

孰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傾蓋

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也善曰家語曰孔何則

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軻首以奉丹事

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首金千

斤邑萬家今有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

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首以獻秦王秦王必

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首於期遂自剄徐廣

曰提丁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善曰



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

劉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

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

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

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欲中山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燕王按劍

而怒食以馱馱孟康曰敬重蘇秦雖有詭惡王更膳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

惡之於魏文侯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文侯長以夜光

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

女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

喜贖臍脚於宋宰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二相中山尚書呂刑曰贖者脫去

人之贖也郭璞三蒼范睢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史記

解詁曰贖勝蓋也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睢金千斤

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

公子魏齊使舍人笞擊范睢折脇摺齒得此二人者

昔信必然之書指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

莊周六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爾雅曰徐

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雍一龍切徐

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

二身握石失軀宋均不容身於世容於世無紹介通之

義

文三十九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比日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

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

於路穆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

戚飯牛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

角疾歌鄒子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行歌相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嘗於朝借

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

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

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

宋信子舟之計囚墨翟音子舟也舟音任善曰未詳夫以孔墨之

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

銷骨國語冷州鳩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云積毀銷骨謂積謬

善曰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銷滅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

相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此二國豈拘於俗牽

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

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

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善曰史記

傲帝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開尚書曰周公又

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鄆鄰人

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

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



賢善曰史記曰燕王會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

而立平公即位田常為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者應劭曰紂刻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

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

見於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

韋昭曰寺人掌內祛袂也勃鞞字伯楚齊相公用其仇

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相公置射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

裂之善曰商鞅車裂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

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

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是以孫叔敖

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立相進

之也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

知其非已之罪也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今人主誠能去驕傲

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言士有功報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

於士無所愛惜也則祭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

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善昭曰言恩厚無

非其主也音吠並同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刑

文三十九



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田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接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張晏曰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屈也蘇林曰柢音帶善而為萬乘曰廣雅曰蟠曲也困去輪切離薄基切音奇

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志善曰

談或為游善曰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善曰伊尹管仲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

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通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

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冶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云以不牽乎卑辭之語比讖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不奪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戰國策蘇秦曰卑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

文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以負竊發善曰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使用周文獵

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田于涇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

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田于涇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

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田于涇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

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田于涇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

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田于涇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



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為太師史記曰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俱為師也秦信左右而三周用鳥集而

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蒞率何則以其能越拘變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治諂諛之辭在於帷牆

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唯墻臣妾所見牽使不

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此

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

疏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疏此焦之有臣聞盛節入朝

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

磨石也論語撰考識曰故里名勝母曾卒不入邑號朝歌墨子

迴車晉灼曰史記樂書紉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今欲使

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

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

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白而獲捷言慶忌勇期

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子孟詵皆至大官

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魚力士孟賁水行不避

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賁育之勇焉而死

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何然今陛下好凌阻

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有之地犯屬軍之清

塵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



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  
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是胡越起於轂下

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  
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檟之變

張揖曰銜馬勒也檟駟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郊之日泥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存飾檟而後鞭策之威而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

墟為立前有利獸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

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  
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非於未萌智者

避危於无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

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无墮中之也此言雖小可以喻

###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講為道也乘

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齊

无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

之王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无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无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上不絕三

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

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

於臣乘言矣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无極之

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

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

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

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无

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

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

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亥曰吾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



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渙父曰人有畏影而迹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厥陰而休影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孫卿子以為消蜀梁欲

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漢書音

滄寒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

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

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未

譬由抱薪而救火也無異鑿釜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

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

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

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

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胎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

河曰來善曰自太山之雷力救穿石殫極之統斷幹纒

纒古纒字殫盡也極之纒幹井水非石之鑽索非

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

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寸銖石

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

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

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孤善曰尸子曰千六

去也誼子曰橡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據其未生先其

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磨

注砥磨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

石也



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立臣願大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吳王是復諫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

金城郡有榆中縣善曰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南距羌苻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漢書曰

北君長十數祚都最大祚善曰漢書曰六國乘信陵之籍善曰漢書曰

在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善曰漢書曰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

備善曰漢書曰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修戎狄之義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苻作此其與秦地相什而

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今天讒諛之臣為

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此言於漢李奇曰言量也

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

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蠅善曰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

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謂誅晁錯也錯為御

吏大夫故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

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



國韋昭曰隱匿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

張晏曰漢時有三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軍行數千

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山東吳王

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軍遠行也軍一為轉粟西鄉

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

日給耳臣瓚曰海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宇禽獸

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游曲臺臨上路不如

朝多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深壁高壘副以

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

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莫十不然漢知吳有

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彬曰

頭即晉龍衣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饑道善曰吳饑軍

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

栗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及都亦不得已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齊王殺身以

滅其迹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

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四國不得出兵

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齊北菑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

已明矣應劭曰漢將鄴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今大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一方千



里言王必見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  
制於此地謂將兵在吳軍  
之北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侯韓頴  
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香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淮南子曰鄭術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

考異郵曰桓公殺賢六民含痛流涕叩心

度女告天

淮南子曰庶女齊之少寡無

振風龍於齊臺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

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毋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夫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

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

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編臣

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

齊之削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楊雄見

屈原作離騷悲其

文讀之流涕也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

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

喪不須更醮故

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

死而不顧者此也

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

義士猶或非之又曰

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

死而爭志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

顧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

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

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

詩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伏願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子曰處窮

備操桑以為樞北齊人所謂形植犁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操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

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

買名聲於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大地與一世

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曰者謬得升降

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猷承

師兵上方向李鄭寬中張禹朝夕入何常不尙影凝嚴

側身尙禁者乎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竊慕大王

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

末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

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

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心裘子孟

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也狗盜者曰臣能得狐

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

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闕問法雞鳴出

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首能為雞鳴遂得出之

如食頃追至闕已後孟嘗君乃選抱朴子軍術曰大將

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官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大

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大

王恩以恩光顧以顏色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

者賜顏色泰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

山可動移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地而觀軻於危授書

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

曰中行氏衆人遇我故衆人報常欲結纓仗劍少謝

萬

子

石



孟厭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君與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奔壙弟曰今於道秋毛之端方分未得處一馬心摩踵以報所天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不圖小人固陋坐罪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謗缺揚暉書曰言迹墜昭憲身恨幽圉陸機調內史表始為誅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詩曰顧瞻周道中心弔兮高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武書曰每念之痛入骨髓加以涉旬月追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武書曰每念之痛入骨髓色司為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

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非木石獨與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法吏為伍也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泣盡繼之以血楚由三日三夜下官雖之鄉曲之譽然掌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出散石之下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谷口鄭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承雲臺之上漢書曰蕭育與朱博交故長安語曰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退則唐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



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俱放丹冊並圖書自史漢書田高祖

于之頌而制其命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

刀之利哉左氏傳曰叔向詰子產書下官聞積毀銷金

積讒磨骨鄒陽上書曰衆口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

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

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先

歸者至而歸金士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

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臨邑縣長後從王朝京師得

會帝戲倫謂倫曰開卿為吏然方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

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昔无公少彼之二子猶或如是

遭亂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彼之二子猶或如是

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各臣之羞

史遷下室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至如下

官當何言哉僕尚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

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貴斬垣衍秦樓與之

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然不肯受

賢行歌而志歸楚狂接輿已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

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

各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若使

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

身莊子曰鉗黑雀之口燕丹子何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子事我而有私於其

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辯智韓魏時有奇

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

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尚書

大夫悲歌慷慨者也

六十七 二十九 三十三



勛欽明管子曰天青雲浮雜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

下有道人樂其業壁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光並出幕河青西泊臨洮

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秦之時丁壯丈夫

土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

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道東至會稽浮

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

山陽原蓋莫不浸仁沐義景飲醴而巳楊雄靈賦曰文

在太原義會賢贊智儻音攢論語摘輔像曰帝率擢也而下官

景飲醴黃英為曆宋均曰昭景謂景星所昭也

抱痛圓明含憤獄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一物之微

有足悲者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仰惟太王少

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鴻亭之鬼無恨於灰

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將夢見五丈夫倚

徒稱无罪公問晏子曰昔光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

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立命人掘之五頭

同穴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政於梧丘

謝承後漢書曰舍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

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

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

奏之殺壽列異傳曰鵠奔亭

事以聞

啓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一首在助集詔曰聊為七

歌卿雖訥於言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任彥昇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

一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託情風

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託情風



什希世罕工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雖漢在四世魏

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寧

足以繼想商風克諧調露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

方可以解吾民之愠方南風之時方可以阜吾民之財

方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

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

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其露

也使物茂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

長之樂也性與天道不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士氏傳羊舌職曰

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臣早奉能潛與晉為而入

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也晚屆翼天飛比嚴徐而

室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以禮晚屆翼天飛比嚴徐而

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答賓戲曰淫蟠天飛者

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

見乃拜樂安昔為郎中又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首

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取求不疵表於

簿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

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曰唯我知

究集有謹輒率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効蚩鄙已彰

辯才論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牋曰蚩鄙已彰

鄙益著圖續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露蚩鄙臨啓慚

慚女六固識所實謹啓

為平彬謝脩下忠貞墓啓一首

蕭子顯齊書

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下錄曰壺字

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無兵為尚

書今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

敗績盡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珍盱見去

隨從俱為賊所害贈待中開府謚



任彥昇

臣彬啟伏見詔書昇鄭義泰宣勅當賜脩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壑臣門緒不昌天

道所昧忠違身危孝精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悵悵王隱

述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

道幸於門可謂賢哉名教謂王隱隱淪謂翟湯世說樂廣曰名教

中自有樂地相子新論曰而年世切具遷孤裔淪寒廣雅曰

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立里牧哀歌相子新

門周以琴見孟嘗者曰臣切悲千秋方歲位墳墓生感慨自

哀日月纏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陛下弘宣教義非求

効於方今社稷左氏傳序曰弘宣祖世小仲長子昌言曰

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本德施惠非求報

於百壺餘列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

姓也但加等之渥近積亡吉所潤之餘烈論

語子曰周任有言曰左氏傳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日九諸

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戰國策顏觸

等死王事加一等謂齊王曰素

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謂齊王曰素

五十步樵採者非死不赦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

悲荷之至謹奏啟事以聞謹啟

啟蕭肅太傅固辭奪禮一首劉璠梁典曰助為

去職居喪不知諡宋冬月單衫廬于墓

任彥昇

助啟近啟歸訐庶諒窮款奉被還言未垂哀察悼心失



圖泣血待旦 左氏傳楚薳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 日鎔炭鑪所以行銷鐵也 于祿

祈榮更為自按 論語曰子張學于祿 虧教廢禮 豈 豈關視聽 言已之

正虧教而廢禮豈 豈 所不忍言 言事迫情切口 具陳 不忍言故陳此

啓公羊傳曰謂之 祈宮不忍言也 昉往從末宦祿 不代耕 不代耕 晉中興書簡

代耕非經 通之制也 飢寒無甘旨之資 限沒廢晨昏之半 命禮記曰

上父子皆異官昧爽而朝 慈以旨甘鄭玄曰慈愛敬進

之也又曰九為入子之禮 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膝下之權已同過隙 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若駟之過隙然 几筵之慕幾何可憑 謂魯哀公曰

而遂亟之則是死窮 几筵之慕幾何可憑 謂魯哀公曰

君入廟而古登自阼階 仰視楹棟說見几筵其器存其

人之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 左氏傳曰人壽幾

何且奠爵不親如在安寄 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

力外切論語子曰吾不與祭 晨暮寂寥闕切苦覓 若無主

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 晨暮寂寥闕切苦覓 若無主

碑蒼曰閭靜也喪服傳曰无主者其无祭 主于隱晉書

曰傳成遭繼母憂上書曰成身无兄弟到官之日喪祭

无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 了之理不在多喻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 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若霽然降臨賜寢嚴命 然下雨 是知孝

治所被爰至無心 韓詩外傳曰阿谷之

郇野之人儻 錫類所及匪徒教義

崩迫之情謹奉啓事陳聞謹啓



文選卷第三十九









所  
圖  
書